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龚逸群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外国文学名著阅读丛书)
ISBN 7-80668-169-8

Ⅰ.钢... Ⅱ.①奥... ②龚... Ⅲ.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751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龚逸群　江雅文
责任编辑	周清霖
封面设计	上海早早美术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　斐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3777188)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汉口路 22 号 电话:3596932　邮编:210093)
发　　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印刷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169-8/I·40
定　　价	17.50 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

导摇摇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著名作家,员园园原年 怨月 圆怨日出生于沃伦斯基省奥斯特罗日斯基县维时亚村一个工人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岁时就到车站附近一家饭铺做工,童年时除在教堂附设的学校内识点字外,他仅读过两年高级小学,然后便到一家发电厂当了锅炉工。他自幼爱好文学,想方设法收集各种书刊杂志。无数个白天和夜晚,为了躲避干扰,他都是躲在小阁楼或树杈上读书度过的。他最喜欢的书是艾·丽·伏尼契著的《牛虻》,喜欢听意大利自由斗士加里波弟的故事。文学作品帮助他认识了社会,培养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同时也为他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奠定了基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获得解放。员怨怨年 苑月 圆园日,他以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坚定信念,加入了共青团。愿月,参军上了前线,先后在柯托斯基炮兵师团和布琼尼第一骑兵团参加了红军与白匪的作战。员怨圆园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得不转业到劳动战线。员怨源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员怨苑园年严重的疾病使他全身瘫痪,第二年双目失明。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他并未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时时刻刻都被曾

经与自己一道在不同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所激励和鼓舞着,他决心用创作来作为为党工作的新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故事和那些曾经在党的旗帜下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献身的人写出来。为了锻炼自己的形象记忆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他一有机会,便不知疲倦地给周围的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各种事情。在这一点上,正如他的妻子所说:"尼古拉是个出色的宣传员,他善于借讲故事谈出自己的一切,具有出色的才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视力是在[illegible]年冬就开始逐步恶化的,为了尽可能多阅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将头枕在高高垫起的枕头上。[illegible]年秋天,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试笔。他第一次着手试写的是一部关于科托夫骑兵旅的成长壮大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花了两个月的心血。小说写完了,他把小说寄给敖德萨科托夫骑兵旅的战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二十天后,战友们回信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并把小说寄还给他。不幸的是,手稿在邮寄途中丢失了。这意外的残酷打击,并没使他放弃创作。他在参加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函授大学学习的同时,继续以顽强的毅力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构思规模更大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此时,一个更可怕的打击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那受过伤的右眼严重发炎,炎症很快感染到左眼,接着双目失明。同时,脊椎和全身关节硬化程度加剧,几乎不能动弹,他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衰弱不堪。就在这种状况下,奥斯特洛夫斯基仍然以超人的毅力继续写作。

[illegible]年猿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做了副甲状腺切除手术之后,便以钢铁般的意志在莫斯科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创作。起先,他想写成记叙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回忆录或记事体裁。《青年近卫军》杂志的编辑科斯特罗夫建议他写成一部中篇或长篇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接

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写成长篇,并把书名定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写的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主人公共青团员的典型保尔·柯察金的战斗经历与不屈个性。书名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思路,也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他记忆的闸门,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他沉浸在创作的欢乐中,忘记了病魔的折磨和肉体上的痛苦。初写时,他把稿纸放在因僵化而固定弯曲的双腿上,用勉强能动弹的手摸着写。后来,他病情恶化,两手完全不能动弹了,他不得不采取口述的方式,由别人执笔代写,妻子塔娅担任记录工作。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艰辛努力,[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终于脱稿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文学中影响广泛的作品之一。它以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为中心线索,生动地再现了十月革命的第一代苏联共青团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歌颂了苏联人民为战胜自然困难和敌人破坏所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它是一部闪烁着理想光辉、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优秀小说。甫一问世,立即受到苏联全社会的喜爱,并且很快超越国界,为全世界读者所喜欢,千千万万个青年,把它奉为"生活的纲领",把保尔·柯察金作为自己的朋友和楷模,把他在革命烈士墓前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有无数伤残人士和人生不幸者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重整旗鼓,成为生活的强者。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第二部均再版。之后,此书多次再版,并且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illegible]年苏联政府为表彰奥斯特洛夫斯

基忘我劳动的精神,授予他列宁勋章。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开始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然而这部长篇巨制只完成了第一卷,[illegible]日他因旧病复发逝世于莫斯科,终年三十二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第摇一摇章

保尔·柯察金又被瓦西里神父留校了。

他和米什卡打架,明明是米什卡的错,神父却不问三七二十一,就只处罚他。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的肚子饿得一阵一阵的疼痛,他真想搬起凳子将教室里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这时候,一个高年级老师看见了他。他蓄满泪水的眼睛里隐隐地映着一股怒火,让老师不安。“弄得不好这孩子会胡闹。”老师想。于是,老师把他领进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排。这位老师瘦瘦的,很和蔼。他给同学们讲解地球和天体的联系。他说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所有的恒星和地球一样,只是宇宙中运动的星球之一。坐在后排的他听着这一切又好奇又惊讶,他几次想站起来提问:“为什么您讲的和圣经里不一样?”可是,看到别的学生都认真地听讲,他又没有勇气,害怕这位老师再把他赶出教室。

他的母亲是信教的,常常给他讲圣经上的故事,神父也天天宣扬上帝创造了一切。可是这位老师所讲的和他们教给他的完全是两码事,他想这是为什么呢?他要弄个明白。

又上圣经课了,神父刚坐下,他就举手提问。神父冷冷地看着他,可是他就是不放下手。神父鼻子里发出一声阴沉沉

的‘哼’声,说:“你要问什么,说吧。”

“神父,我听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可是圣经上讲只有五千年,为什么?”

“你说什么?”神父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脖子上沉重的十字架来回摇晃着,容不得他发问,就冲过来,揪住他的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他妈的,你敢不听圣经的,敢找我的麻烦,下地狱吧,臭小子!”

他头晕目眩,站立不稳,神父揪着他到了门外,用力一搡,把他摔倒在走廊里。

回到家里,母亲看他衣衫不整,眼圈发红,问他怎么了。他告诉了母亲事情的经过。“你怎么能和神父作对呢,孩子,你真不懂事!难道圣经讲的也会有错!”母亲狠狠地训他。

他不懂,为什么问一下地球的年龄,神父就对他那么凶,母亲也不给他任何解释。从此,这顿无缘无故的毒打像一枚钉子一样扎在他心里。而瓦西里神父更加频繁地寻找整治他的理由。无论他做没做错事,只要看着不顺眼,就会伸手给他一个耳光,要么把他赶到教室外,或者罚他站在墙角,从来不问他学习的情况。结果,一向成绩很好的保尔考试也考砸了。

他不能容忍这样的凌辱。

他要报复。

报复的机会来了。复活节前,神父让考试没有及格的学生去他家补考。保尔、谢廖沙和另外四个学生来到神父家里时,神父还躺在床上打呼噜。保尔悄悄捣了捣谢廖沙,两个人来到了厨房。厨房的一个柜顶上放了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包烟末。桌上放着一个面缸,面缸里有一团正发酵的面团。保尔便捏了一把烟末,把烟末揣进了面团。保尔对着谢廖沙的耳朵说:“老东西这下可以好好地过过烟瘾了。”

想到神父吃着‘烟末馅’面包时七窍生烟的样子,保尔快

活极了。可是没想到,这可给神父找了一个惩罚他的最好借口。

“复活节前补考的几个人,都站起来!”神父一进教室,就一拳擂在讲台上。

四男两女,六个学生,互相望望,胆战心惊地站了起来。神父眼中的凶光像刺刀一样逼得两个女孩子身子不住抖着。神父挥挥手:“你俩坐下!”

女孩子坐下了,松了口气,还是不敢看神父一眼。

神父绕过讲台,走到站在一起的三个男孩子身边。

“你们几个混账,给我把口袋翻过来!快!耳朵聋了?快把口袋翻过来!”

三个孩子把口袋翻个底朝上,所有小东西都掏出来了。神父仔细看看,嗅着,可是一丝烟末也没有发现。神父开始转向第四个孩子——保尔·柯察金。

“你站着干嘛?你这个老油条!给我把口袋翻过来!”

保尔冷冷地说:“我没有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的德性!把烟末揣进我的面团,不是你,还会有谁?”神父越说越来火,伸手就去扯保尔的耳朵。

保尔怒目而视:“就算是我,又怎么样?”

“好啊,你这个混账,你……”神父气得下巴直抖,“上次,你打架,你母亲求我,我收下了你。这次,我告诉你,小子,没这种好事了,你得给我滚出去!听见没有,滚出去!”

保尔笑笑,把桌上的圣经往地上一摔,走出了教室。

保尔坐在门外最后一级台阶上,想想,又有些害怕。他不敢回家。他怕见到母亲。母亲在一个税务检查员家里当厨娘,没日没夜地操劳,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己和神父顶嘴,被赶出校门,母亲知道会怎样伤心呢?

两行泪水顺着保尔的脸流下,他抚弄着膝盖处的补丁,无奈地等着天色暗下来。

母亲到了家里,保尔就哭着诉说了神父对他的种种欺辱,他说他再也不愿上学了,母亲紧紧拥抱着他,低声哭泣。最后,母亲说:"孩子,你能干什么呢?要不妈妈去车站饭店看看他们要不要帮工?"保尔高兴起来,说:"妈妈,你替我找到事,我会好好干的!"

保尔终于离开了讨厌的学校。

车站饭店的老板收下了保尔。条件是:每月八个卢布,当班日在饭店用餐,上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如此往复。老板还强调不准偷东西。保尔看着母亲忧郁的目光,认真地点点头。这一年,保尔十二岁。

洗碗间的桌上堆满了刀叉、盘盏,几个妇女在紧张地干活,她们肩头搭着毛巾,快速地擦洗着餐具。茶炊和洗餐具的木桶里热水散放出团团蒸汽。

女店员济娜领着保尔走到弗萝夏跟前说:"她是领班,你听她的。"

"好。"保尔点点头,有些害羞。

弗萝夏擦擦额上的汗,上下看了看这个稚嫩的孩子,笑笑说:"这样吧,小家伙,你干些简单的活吧。早上早早起来,把大锅里的水烧开,要一直烧,锅里不能脱开水。木柴自己劈。我们活儿紧的时候,你帮忙擦刀叉,倒倒脏水。哦,还有茶炊也是你的事儿。"

弗萝夏的声音很亲切,很悦耳,保尔想这个阿姨不坏!于是,壮着胆子问: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阿姨?"

弗萝夏还未说话,洗碗间就响起一串响亮的笑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哈哈哈……弗萝夏有侄儿啦！”

“哈哈……”弗萝夏自己也笑得东倒西歪。

原来，因为蒸汽太大，保尔看不清弗萝夏的脸。其实，弗萝夏不过十八岁。

保尔很不好意思，他又问身边一个小男孩：“我干什么呀？”

“你问你阿姨！”说完，小男孩赶紧跑开了。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来叫保尔帮她擦叉子。中年妇女对保尔说：“你可要认真些，特别是叉子要拼命擦，只要有一点脏斑，老板都会赶走你。”

洗碗间的门开了，几个伙计又抱来了一大堆餐具。

一个斜眼伙计见到保尔问弗萝夏：“这是谁？”

“新来的。”弗萝夏说。

斜眼伙计的脸冷下来，一只手拍在保尔肩上，推着他到茶炊前：“你瞧，这是你负责的茶炊吧？一只灭了火，一只就剩一口气了。今天就算了，明天再这样，看我不揍扁你。懂吗？”

保尔心里一紧张，赶忙去张罗茶炊。烧茶炊，倒脏水，擦叉子，保尔不停地干着。他不想给妈妈丢脸，他不想让别人笑话，他要挣钱，用自己的汗水换来快乐，十二岁的保尔心里只有这些。

那天早上七点，保尔把烧好的茶炊交给了一个接班的胖小子。一夜未睡，忙个不停，可把保尔累坏了，终于等来了接班的，保尔感到轻松多了。可是胖小子仗着他一身横肉，竟蛮不讲理地对保尔说：“明天早上，你六点就来接班。”

“六点？”保尔问，“规定是七点换班呀。”

“七点换班，那得看谁了，你嘛，就得六点来，要不，当心

大爷给你的头上加个瘤子装点门面。”

“你敢!”保尔被激怒了,上前一步就要和胖小子交手。可是,保尔想到要是才上班没几天就因为打架被开除了,回家怎么向母亲交代呢?他忍住了,阴沉着脸说:

“我明天七点来。真想打架,你现在就试试。”

胖小子没料到瘦瘦的保尔毫不示弱,他暗暗吃惊,不禁退到一边去了。

保尔走出饭店,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升起了红艳艳的太阳。空气清新,小鸟欢唱,保尔吹着欢乐的口哨。他再也不受神父的气了,他也不怕别人欺辱了,他会挣钱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个小孩了。他加快了脚步……

母亲已经起来烧茶炊了,看见儿子回来,有些不安地问:“怎么样?”

保尔笑着说:“我干得很好,妈妈。”

母亲听了并没显得很高兴,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保尔明白了,因为他看见窗户里闪过了哥哥阿尔金宽阔的背影。哥哥对他一向是很严厉的,他有些怕哥哥。保尔硬着头皮进了屋。

“回来啦?面包师,烟末子馅的面包没带几个给我尝尝?”阿尔金嘲笑弟弟。

保尔心想糟了,哥哥也知道了自己和神父作对的事了,这下少不了一顿打骂了。

但是阿尔金并没发火,他只是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保尔从头至尾把神父如何欺辱他,他又怎样捉弄神父的事对阿尔金讲了。阿尔金也不知弟弟做得是对是错,他叹了口气说:

“过去的事不要多说了,反正以后得老实点,不要让妈妈再操心了。要是再被饭店赶回来,不管怎样,我都要揍你。等你再干一年,我让你去机务段学习,做个洗碗工会有什么

出息？”

保尔听了哥哥的话，高兴得要跳起来。但是一年后，阿尔金并未带保尔去机务段学习，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他在饭店又干了一年。

保尔不知劳累地干活，强烈的自尊和坚韧的意志像一根鞭子一样时时抽打着他。从洗碗间到厨房到餐厅，每天马不停蹄地奔忙。常常有些有权的或劲头大的人想欺负他，但是谁都怕这个犟小子，怕他不顾死活地拼到底。要不是保尔干活特别卖力，早就被别人找借口排挤下来了。保尔的工资已由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了。可是十个卢布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少得可怜。

每到夜里，一天的忙碌停下来，伙计们便聚到一起狂赌一番。赌桌上的注子越下越大，厚厚的钞票一堆又一堆。他们所以有这么多钞票，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得到客人的小费。保尔的哥哥阿尔金是一等钳工，一个月也不过赚四十八个卢布，保尔辛辛苦苦只拿十个卢布，可他们一昼夜就捞这么多小账，让保尔愤愤不平。这些人还常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带来，通过养得发福的老婆和孩子的穿着打扮来比阔。而那些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肯把肉体献给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就可能随时被赶走。

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保尔从楼梯上下来，准备进厨房。聚赌的小贮藏室那儿正赌得热闹，庄家兴奋得满脸通红，不住地催人下注。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保尔扭头一看是普罗霍尔，慌忙下了柴垛，钻到黑暗的楼梯下。

这时，楼梯上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保尔听到一个熟悉声音：

“哎，等等，普罗霍尔。”

“干什么?”普罗霍尔有些不高兴地问。

楼梯上的脚步声已经到了下面,保尔一看,是弗萝夏。

弗萝夏抓住普罗霍尔,讨好地问:“中尉给你的钱呢?”

“钱我不是给你了吗?”普罗霍尔挣脱弗萝夏的手,生气地说。

“他给你三百呢,你才给我多少?”弗萝夏急得要哭了。

“三百?哼!”普罗霍尔冷笑着,“你太贪心了吧?你不称称自己的分量,陪人睡一觉要三百卢布,就你一个洗碗工?比你干净,比你有修养的女人陪一夜也不过几十卢布。你要是放乖些,我给你当靠山,挣钱的机会有的是。”说完,普罗霍尔转身就走,身后,是弗萝夏呜咽的哭声。

楼梯下的保尔浑身发抖,脑子发涨,他紧紧地扯着头发,痛苦到了极顶。弗萝夏,这个纯洁的姑娘,爱说爱笑的善良的姑娘也被逼卖身了。他真想冲出来,抓住普罗霍尔,把他打翻在地。“我要是有我哥哥那样强壮的身体多好啊!”保尔自卑起来,那一刻,他闭上眼睛,想像着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横刀立马,所向无敌。

保尔已经开始厌恶饭店的一切了。他觉得饭店是个魔窟,肮脏、黑暗,腐烂透顶。可是除了在这儿能挣几个小钱,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保尔整天被这个问题折磨着。

这天,连续劳累了十二个小时的保尔已经疲乏到了极点。可是到了早上七点,应该接班的人却没有来。他找到老板娘,说要回家。老板娘恶狠狠地说:“人没来,你不能走,当心我扣你一个月的工钱。”无奈之下,保尔只好继续干下去。一直干到深夜,保尔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必须把几口大锅的水装满烧开,可是水塔没有送水,水龙头里一滴水也流不出来。保尔往柴堆上一坐睡着了。水龙头没有关,水来以后注满水槽,又沿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上。

水无声地流着，最后流到餐厅，流到一个躺在地上的旅客身上。那人大惊起来，饭店内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灾难，乱作一团。

伙计普罗霍尔，那个克扣弗萝夏卖身钱的家伙跌跌爬爬跑到厨房把水笼头关了。

保尔还在熟睡中。

普罗霍尔狠命踢了保尔一脚，又骑到他身上，劈头盖脸地挥动着拳头。

保尔被打醒了，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

普罗霍尔拖着他，把他扔到水里，“你这个死猪，让你清醒清醒！”

保尔从水里爬起，明白了怎么回事，一瘸一拐地忍着浑身疼痛走回家去。

“是谁打的？”哥哥阿尔金问保尔。

“普罗霍尔。”保尔有气无力地说。

“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

保尔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阿尔金两眼冒火地夺门而出。

那一天，普罗霍尔被阿尔金打得动弹不得，满脸是血。

晚上，阿尔金没有回家，他被宪兵抓走了。

六天后，阿尔金被释放了。阿尔金告诉保尔，他已经和配电站的朋友谈好了，保尔可以去那儿干活，学点本事。

保尔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第摇二摇章

沙皇被推翻了！

震撼人心的消息旋风般传遍小城的角角落落。

所有人都带着不安的喜悦议论着，猜测着 哪一支队伍能把残暴无比的沙皇政府推翻呢？

大雪纷飞中，一列火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上跳下的是年轻军官和背着枪的大学生、系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一下火车就把车站上的宪兵、老上校和警备队长逮捕了。这些恶贯满盈的家伙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一个个如丧考妣，战战兢兢。

城里的人们这才相信沙皇政府终于走到了末日。

白雪覆盖的街道上，人潮如涌，一个个喜气洋洋，纷纷朝广场上走。

保尔听到了许多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保尔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但是他感觉到这些词语令人振奋，令人温暖，令人充满无限的遐想。

[illegible]年的[illegible]月，阴雨连绵、朔风凛冽，车站又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士兵，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保尔和他的另外两个朋友谢廖沙、克里莫卡感到好奇，他们跑向车站，要看看布尔什维克又是什么样的队伍。但是这

些人又很快坐了火车,在风雨中呼啸而去。

忘我的年。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保尔,克里莫卡和谢廖沙玩纸牌有些腻烦了,保尔提议去他家的小院玩玩。保尔家的小院里有一片草坪。他们躺在草坪上,晒着暖和的阳光,一会儿,就又觉得无聊了。他们都想 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这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保尔他们一下子爬起来。

骑马人已经到了小院的栅栏边。

骑马人挥挥鞭子,叫道:"喂,小伙子们,你们好!"

骑马人的后脑勺歪带着军帽,腰间的皮带上插着一把纳卡式左轮手枪、两颗德国式手榴弹。他浑身都沾着尘土,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威风。

骑马人叫保尔舀点水给他喝。保尔很高兴地去了。

骑马人问谢廖沙:"你们这儿是谁掌权,现在?"

谢廖沙说:"我们这儿啊,大概有两个星期无人问事了,夜里,当地人守城,轮流换班。哦,可以问一下你们是什么人吗?"

"这个,"骑马人笑笑,"暂时保密。"

保尔舀来水,那人一饮而尽。然后,一抖缰绳,策马而去。

"这人……是谁?"保尔问克里莫卡。

"我估计是红军游击队。"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知道列辛斯基一家昨晚跑了?有钱人一往外溜,说明游击队要来了。游击队可厉害了,抓住那些狗东西有他们好果子吃。"

这时,公路上又传来马蹄声。他们一起跑过去。

他们看见了林务官家的房子后面的人群和马车。公路两旁有端着步枪的十多个骑兵。走在骑兵前面的,一个是中尉,上穿保护色的军大衣,军大衣上别着红花结,胸前挂着望远

镜;与他并肩的就是刚才讨水喝那个骑士。

“不错吧?”克里莫卡碰碰保尔:“瞧,红花结,红花结就是游击队。”

克里莫卡叫道:“哦——”就飞快跑向骑兵。保尔和谢廖沙也跟着他跑过去。

骑兵们来到列辛斯基家。

刚才讨水的那个骑士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是谁家的?”

保尔小跑着跟着骑士的马说:“列辛斯基家的。他家昨晚都跑了。他就怕你们。”

胸前挂望远镜的人笑笑,问保尔:“你怎么知道他就怕我们?”

保尔指指他军大衣上的红花结说:

“看这个就知道了,你们是游击队。”

那人又笑笑。

队伍越聚越多。保尔他们看到了大炮、装着冲锋枪的马车。

他们小跑着,一路跟随着队伍。队伍在市中心停下,解散到了各个住户家。

天很晚时,保尔他们三人才回家。回家路上,他们才发觉自己很累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兴奋,谈着大炮、手榴弹、马车,还有红花结,他们觉得这支队伍真威风。

红军司令部设在列辛斯基家中。当晚,指挥官布尔加科夫就和另外三个成员讨论了一些战斗的方案。

一、明天一早撤走,撤走前炸毁车站后面的小桥,阻止德军的前进。

二、将朱赫来留下作为联络人。

三、将仓库里沙俄时留下的步枪分给居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